



热情

■郑茂琦

眼下许多新兵刚刚走进军营。他们把青春的梦想装进行囊，望一望难离的故土，一整崭新的军装，义无反顾地融入这青春的方阵，汇进那绿色的海洋。他们心中装着理想，脸上洋溢着笑容，身上透着汗水腌出的兵味，无论谁挨着他们，都会被他们这种热情所感动。在背脊上粘贴“进城纪律”“约法八章”的入城战士身上，在小跑着进了队伍的卢家兄弟身上，在“崇老”参军时许下的铿锵誓言里，我谈到了那个年代动人的热情。今天，我们的军营里也有英雄，也有青春的身影和奋斗的旋律。这份追求理想的热情，这份融入强军事业的热情同样值得书写，它注定会感动许许多多的人。

本版插图：李晓林 插图制作：王 夙

特殊考试

■董保存

名家讲述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这篇文稿的素材，来自我1981年初春的采访笔记。1949年1月，北平和谈谈判结束后，41军就接到了率先进入北京城接管城防的重任。30多年后，我在采访当年41军的师团干部时，他们说起入城前的准备，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：那真是一场特殊的大考！时任41军121师政委的李丙令将军对我说，我们就把这次入城看作一场特殊的考试。毛主席不是说进京“赶考”吗？进京“赶考”之前，还有好几道考试，过一道一道的关。我们这次进北平，第一场考试就非常严格。题目是我们自己出的，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战士出的——叫作“政策纪律点名法”。将军拿出两张有点发黄的照片。在一张照片上，行进的队伍中，每个战士的背包后面贴了一张纸，纸上清楚地写着“约法八章”“进城纪律”。我问他，这是在什么地方拍的？将军说，这是在进北平的路上，战士们边走边背诵着那些铁的纪律。另一张照片，是一个战士在贴枪托上的政策纪律小纸片。将军说，武器上面是不能随便贴东西的，但这个战士的行为是经过特别允许的。121师率先开始了“政策纪律点名法”。凡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什么叫“晚点名”。每天晚上熄灯前，连队要进行晚点名。当时，他们点到一名字就问一条政策纪律，要求被点名的战士回答。如果回答不上来，被视为点名没到场；直到政策纪律倒背如流，方可过关。“士兵看党员，党员看干部。”这是战争中形成的传统。122师的入城教育，则是紧紧地抓住了党员干部这个“牛鼻子”。他们采取“干部政策鉴定

法”，要求所有党员干部，必须人人过关。每名党员干部要认真对照下发的政策纪律，看有没有违反政策纪律的行为，自己带的队伍有没有这些行为。一个人一个人地过，一件事一件事地摆，最后由党小组、党支部作出政策鉴定，鉴定合格者才可以入城，不合格者绝不能进城执行任务。123师创造了“评入城资格法”，并很快在41军普及开来。他们制定了出入城的六项条件：一是爱护城市，不准破坏；二是看守警卫，原封不动；三是空手进去，空手出来；四是立场坚定，不腐化、不被坏人利用；五是不违反警备规则；六是有责任心，别人犯错误积极制止。他们从师长、政委到炊事员、司号员，一个一个地进行自评，然后进行背对背的互评，最后再进行面对面的互评。他们充分发扬民主，“过了筛子再过筛”，谁不够条件，就甭想入城执行任务。123师369团有一个副指导员，在解放张家口战斗中缴了一支钢笔，顺手揣进衣袋里……结果在连部评议会上，旧事重提，通信员、司号员、卫生员都认为副指导员不够入城资格。稚气未脱的司号员指着他说：“在张家口你能拿钢笔，到北平谁敢保证你不拿？”副指导员作了两次检查，战士们还是不同意他入城。没办法，他流着泪找团长、政委、政治处主任，深刻检讨自己违反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行为，请政治处主任出席他们的党小组会，给他做“保”，保证进北平后绝不违反群众纪律。看到副指导员痛心疾首地深刻检讨后，战士们才“高抬贵手”，勉强同意他“过关”。但评到最后，还是有少数人投了反对票。部队进城时，这个副指导员只得留在城外“进行学习”……那个时候，部队里有很多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解放战士。旧军队有个说法，“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”，说的是攻下大城市，可以发洋财，“官长吃肉，士兵

喝汤”。而人民军队要求每一个士兵，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。现在要进北平，要评入城资格，有些解放战士满是顾虑，担心按照解放军的纪律，他们在旧军队中的那些事儿要是说出来，一定没有人城资格。对此，41军政治部明确规定：过去在国民党部队犯的纪律，向组织上说清楚了，便不再追究。这次评选，主要看你成为解放军战士之后的行为。这下，不少同志放下了思想包袱，纷纷表示，当了解放军，一定要执行解放军的纪律，认真过好政策纪律这一关。进城的日子一天天逼近。总部发来电报，大意是：傅作义的部队撤出北平城（接受改编）时，军纪比较严明，约束部队不搞破坏活动，给北平市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。接到电报后，41军军长吴克华、政委莫文骅和参谋长李福泽碰了个头。莫文骅说：“好啊，这是给我们敲警钟啊！”吴克华说：“立即通报各师团，要求部队以更加严格的政策、纪律，让北平市民认识我们解放军。”李福泽说：“好，马上转发到各团。看样子是要和我们叫板啊，那就让北平市民看一看，到底哪个部队纪律更加严明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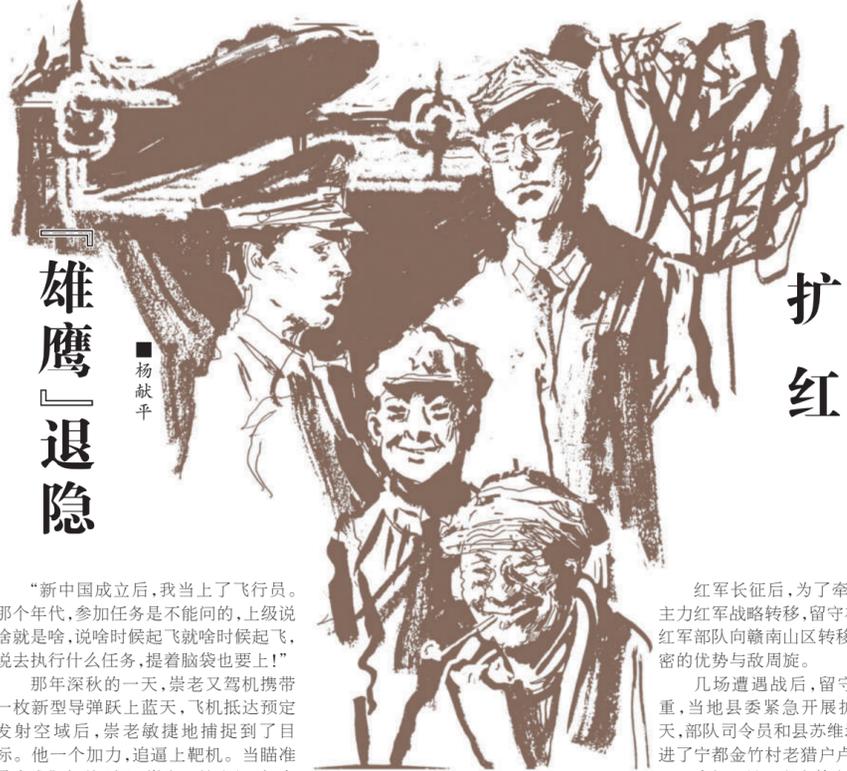
作家小记

董保存 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，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。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，韬奋出版奖获得者。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审。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那年，我们提前一天和崇老约好，次日上午去他家采访。崇老答应得很爽快，大嗓门震得话筒嗡嗡直响。一个同事说，就这声音，绝不像70多岁的人。崇老所在的小区，大致建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一色低矮的二层小楼整齐排列，前后有七八栋。每户最大面积70平方米，院子里几棵上百年的杨树和沙枣树还在努力撑起一片绿荫。我和同事刚把自行车放好，一个身高一米八多、满头白发的老人就从有些破旧的楼洞里闪了出来。老人眼睛大，炯炯有光，只是周边围了一些深纵的皱纹。在采访崇老之前，我们阅读了多年前关于他的一些资料。看那些资料，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外号“崇大胆”。虽然70多岁了，崇老身体还很好，整天骑着一辆吱吱作响的自行车，肩上扛着一把铁锹或者手里提着一只篮子，到营区外圈的菜地去。有熟悉的人遇到，他点点头不算，还要大声说，上班了啊，下班了啊！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咧开大嘴呵呵笑。那声音往往把杨树林里的灰雀和乌鸦惊得呼啦啦飞到别的地方去。在机关，也常听一些老同志说起他，说崇老那个胆子，给他一架飞机，独自上战场，他都会拍着胸脯说，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见到我们，崇老很高兴，咧开大嘴呵呵笑，几颗焦黄而稀疏的大牙格外醒目，脸上的皱纹也闪退到脖颈上藏起来了。他住在二楼。屋里没有沙发、写字台和衣柜之类的大家具，只是在摆满各种家什的房间里腾出一个小空间，摆了张小马扎。我们刚坐下，一个同样头发花白、腰背佝偻的老太太掀开布帘，从另一间屋子里颤巍巍地走出来，手里端着两个热气腾腾的纸杯子。我们赶紧上前接住，并让老人不要客气，我们自己来。那显然是崇老的老伴，方脸，大眼睛，脸上的皱纹好像干旱龟裂的黄土地。崇老到里屋去了大约一分钟，出来后，穿着一件旧式的黄军装，戴着红五星军帽，胸口上别满了各种勋章和军功章。我们惊叹，忍不住上前抚摸，心里觉得，崇老真是经受过生死考验的飞行英雄，不愧是在蓝天驰骋的“雄鹰”。崇老说：“1940年秋，听说镇上来了八路军，我和两个同伴偷偷跑去报了名。负责报名的人问，你为什么要参军？我说，打鬼子！那人说，当兵就要打仗，假如你回不来了呢？”回忆到这里，老人提高了嗓音，“死了就算了，只要不死，不打败鬼子不回家！”



雄鹰退隐

■杨献平

扩红

■李学文

“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当上了飞行员。那个年代，参加任务是不能问的，上级说啥就是啥，说啥时候起飞就啥时候起飞，说去执行什么任务，提着脑袋也要上！”那年深秋的一天，崇老又驾机携带一枚新型导弹跃上蓝天，飞机抵达预定发射空域后，崇老敏捷地捕捉到了目标。他一个加力，追逼上靶机。当瞄准具套准靶机的刹那，崇老一按电门，机身一沉，翼下导弹一声呼啸。可是，当机头再次抬起时，“轰！”前方一团火光映红舷窗，“导弹早炸！”崇老火燎般地滚杆蹬舵，“轰！”飞机疾速摆脱险境。诸如如此的细节，崇老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上午。生死大事，在他那里好像是一件好玩儿的事儿。为了把故事挖得深一些，我们下午又去崇老家。刚走到楼下，只见崇老提着一把锄头，穿着一身军装，从楼洞里走了出来。看到我们，崇老的脸色尴尬了一下，然后又咧开大嘴呵呵笑着说：“你们咋又来了？”我们几个笑笑，齐步走到崇老身边，立正，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说明了来意。时间又过了10多年，崇老已经90多岁了。这位老飞行员，经历了抗日战争，也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武器装备的试验训练。前些年回老部队去，我又见到了他，问他为什么不回老家去养老，这么大了年纪了，还在戈壁滩待着。他说，在这里待惯了，天天能听到战斗机的声音，挺好！回去住了一段时间，不习惯，还是这大漠戈壁好！



长征

第5759期

头进来，听到老卢的话，立即火上房梁，“老卢啊老卢，你是什么居心？我父亲生前只是脾气凶点，没对不住你的事！老二如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老邱家就绝后了！”“老三老四就不是你的儿子吗？不是你身上掉下的肉？”老卢吼她。邱福香一听不说话了，她心如刀割，大儿子牺牲了，剩下的三个孩子也都是自己的心肝肝啊。见邱福香不说话了，部队司令员问道：“老卢，我就不明白，你岳父是个很强势的人，为了邱家的香火，都向你多要了一个孩子姓邱，可他怎么舍得让你的老妻去当红军呢？”老卢说：“共产党为我们穷人分了田分了山，我们才感觉真正做了一回人，幸福啊。这就好比吃东西，如果没吃过好吃的，我们不会奢求。现在吃过了，吃出了味道，要抢走，那真不答应。”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接过话头说：“那这样说，就确定了你家老二参加红军喽。”老卢重重地磕了一下水烟筒：“定了，就老二去当红军。”部队司令员看了看老卢的老婆。邱福香瓮声瓮气：“老二就老二，老三老四就留在我们身边。”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一听，就在扩红征集的通知上写上了老卢家二儿子的名字，盖上了鲜红的县苏维埃政府的大印。第三天，军区部队继续向宁都北部山区挺进，老卢夫妻俩赶去送老二出发。邱福香拉着二儿子的手：“孩子，战场上子弹不长眼，你一定要小心。”话没说完，泪水就忍不住流了出来。“哭什么哭？这些刚穿红军服的仔仔，哪个不是父母的心肝宝贝？”老卢脸拉了下来。这样一说，邱福香松开了手。老二小跑着进了队伍。军区部队走后，洛口游击队的队伍也跟着过来了。队伍中突然走出两个人来，同时喊了一声：“妈。”邱福香一看是自己的老三老四。邱福香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身体僵住了，责问老卢：“不是说只要去一个儿子当红军吗？”她边说边撕打他。“是啊，就老二去主力部队当红军啊，老三老四去参加洛口游击队。”“你这是割我的心头肉啊。”邱福香走过去紧紧拉住两个儿子的手不放。老卢掰开老婆的手：“放手，队伍走远了！”又对儿子说：“快跟上队伍！”两个儿子的手从邱福香的手掌心滑出，邱福香的身体一下软了下来，倒在老卢的身上，老卢的肩头被泪打湿了一片。

微纪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野羊洼

■赵刚

那年，上级党委批准了九连连长老唐转业的应用。九连是驻扎在巴彦乌拉山巅的一个雷达连。老唐入伍这些年，一直扎根在九连。临别，官兵筹划着为连长举办一场热热闹闹的送别会。“好呀，地点就选在营区旁边的野羊洼吧！”老唐满面阳光地说，灿烂的笑容照耀在又一个即将大雪封山的戈壁滩。这天是山里少有的好天气！尽管狂风刮得人连路都走不稳，但是冲破云层的暖阳像一只橘色的大灯笼，照得野羊洼一片金光灿灿。野羊群看见有人过来，立即四散奔逃，远远警戒地窥视，过了一会儿未察觉到敌意，这才踢蹄踏踏又聚拢起来。一只小黑羊似乎认出了熟人，带着几只小羊凑到跟前，拿毛茸茸的脑袋直在老唐身上蹭来蹭去。老唐从身后的竹篓里一一撒出芹菜根、白菜叶、红薯叶，看着野羊你争我抢、大快朵颐，脸上不禁乐开花。看到这个场面，官兵面面相觑，争相问道：“连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谈笑中，老唐深情地回忆起往事。10年前，老唐还是雷达技师的时候，奉命从团部护送一批新器材回连。至二连浩特时，天色已晚。按说，卡车穿越晋蒙两地，已入困马乏，但为了尽快完成任务，老唐和司机小王商量，在街边小店各要了一碗刀削面垫补肚子，便一头扎入茫茫戈壁。哪知，夜间的戈壁滩好似一块厚实

的黑布，白日清清楚楚在脑海的路线图标，此时踪迹皆无。加之，狂风大作，寒气逼人，对于第一次押车的老唐和从未单独走夜路的新司机小王而言，真是不小的挑战。3个小时过去了……4个小时过去了……几次分明隐约可见营房灯火，而眨眼间又化作乌有。更要命的是，仪表盘上的加油指示灯已黄澄澄地发出刺目的警示。老唐极力克制着焦躁与不安，安慰早已满头大汗的小王：“别着急，车速放缓一些，观察周边有没有可供参照的目标？”陡然，在车灯极限处，五六只野羊健硕的身影一闪，立即利箭般遁去。老唐叫道：“快跟上！”果然，追踪20多公里后，一处残垣断壁及残垣断壁下黑压压的野羊群闯入眼帘。“野羊洼！咱们有救啦！”一路上由于高度紧张而闷声不响的小王忽然醒过神来，惊叫道：“老吴（司机班长）曾经带我兜车，有几次经过这里。难怪一直没见营区灯光，原来咱们一直在后山转磨磨呀！”从此，老唐便在战备之余将故事班剩下的茶叶收罗一大筐，隔三五背往野羊洼，犒劳“老朋友”。“于是，才有了今天这一幕。”看着越聚越多的羊群，老唐高兴得像个孩子，“不仅是牧民，它们也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。现在，我把咱们的邻居正式托付给你们啦！”暖阳下，寒风里，浩瀚的戈壁上空，久久回荡着官兵的笑声。

父亲的勋章

■宋原青

前不久，我看到父亲军装上的资历章换成了颜色鲜亮的勋表。能有这么厚实的荣誉挂在胸前，我深深地为父亲感到自豪，也更加由衷地敬佩父亲。我定定地注视着父亲胸前的漂亮勋表，回忆起父亲这些年走边防、赴远海的一幕幕。那年春节，我当时还在上小学，父亲赴海外执行任务。我十分担心他的安危，天天盼着他的消息，有时半夜醒来还在想念父亲。当他凯旋、一走进家门，我就紧紧地抱住了他，顿觉有一股暖流遍及全身。这些点点滴滴的滋润和熏陶，使我从小就怀揣绿色梦想，希望自己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军人。后来，我真的考上了军校。在部队每次遇到挑战，我就想起父亲，在困难面前，他会以什么姿态战胜自己。在休假的那天，我情不自禁地向父亲，作为您的儿子，我合格吗？父亲抬手抚在我的背上，半天也没说出话来，眼角里隐隐闪着泪光。休假结束，父亲把我送上返回军校的火车，郑重地对我说，你也是我的骄傲。